



展翅高飞的
“双八”人民公社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展翅高飞的“双八”人民公社

克勤、刘旭、家欣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郑州市行政区经五路）

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

河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❀*

豫总书号：2191

787×1092 1/32 • $\frac{3}{4}$ 印张 • 11,000 字

1959 年 12 月第 1 版 195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089 册

统一书号：3105·208

定价：0.08 元

出 版 說 明

商丘县“双八”人民公社，是一九五八年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訪問过的公社。該公社办的很好，一年多来，各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績。作者从五个方面，总结了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。文字虽少，但內容生动，集中有力，是宣傳人民公社优越性的一本較好的参考书。

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

目 录

“穷则思变，要干，要革命”	(1)
井渠并用，旱涝低头	(3)
“铁牛”遍地跑，烟囱“白云”飘	(7)
地尽其利，人尽其才	(11)
万民欢唱幸福歌	(16)

人民公社建立以來，已有一年的歷史了。一年間有人懷疑，也有人咒罵，但更多的人是贊美，夸贊它象“初升的太陽”。人民公社到底怎麼樣呢？我們可以看看一個普普通通的公社——商丘縣“雙八”人民公社成立以來，給農村帶來了多么巨大的變化！給廣大羣眾帶來了多么大的好處！俗語說的好“千言萬語難服人，事實一件頂千金”，那么，我們就讓事實來說話吧！

“窮則思變，要干 要革命”

“雙八”人民公社，被黃河故道攔腰斬斷。全社的十萬零一百四十七畝地，有三萬九千畝座落在黃河灘上，有六萬一千一百四十七畝座落在黃河故道以南，黃河雖在咸豐年間改道了，但它卻給后代子孫留下了苦難。河灘地是老沙窩，堤南地是荒蕪坡。河灘比堤南高兩丈還多，一遇天旱，飛沙遮日，井水干枯，吃水還得跑十幾里路去担，更不用說用水灌溉禾苗了。過去羣眾中曾經流傳着這樣的歌謠：“提起老沙窩，兩眼淚簌簌，十天不下雨，井干沒水喝，地里庄稼苗死的剩不多，一年忙四季，季季都挨餓。”堤南呢，有三萬多亩蕪坡，半月不下雨，地干的梆梆硬，雨下的大一點，庄稼苗就被淹死，羣眾給這片地起名叫“蛤蟆坑”。這里過去也流傳着一首歌謠：“蛤蟆坑”

十八里，年年季季白費力，无雨好象秃疮头，蛤蟆一尿成稀泥，十年难收一斗粮；‘狗腿’門前把租逼，逃荒要飯求生路，十有八、九死外地。”兩首歌謠道出了解放前这个地区的悲慘情景。李堤口村五十多岁的老大爷李盛兰回忆說：“俺这里是十年九災，十家九穷，一九四二年全庄四十八戶，出外逃荒要飯的有三十六戶，死在外边的二十八人，有五家死絕了戶。”

解放后，人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依靠互助組、初級社、高級社的集体力量，兴修水利，向水旱災害开展了搏斗，生产有了很大发展。一九四九年这里的粮食亩产只一百零五斤，一九五四年提高到亩产一百九十斤，到一九五六年高級合作化时，亩产提高到二百七十斤了。但是因为高級社規模小，劳力、物力和財力有限，不能兴修比較大型的水利工程，彻底摆脫水、旱災害的威胁。一九五七年这里先旱后涝。原坡刘庄高級社背靠黄河故道里的一个大潭坑，只要挖一条三里长的沟渠，安裝几部抽水机，就可以灌溉全社的土地，但因力量小，只挖半截就停工了。同时，由于土地不能統筹规划，在除涝中社与社之間往往发生水利糾紛。原道口高級社和丁樓高級社有一千三百亩庄稼被水淹沒，本来在石王庄挖一条沟就可以将积水排入包河，当时丁樓和道口的社員为救庄稼扒口放水，石王庄社員却堵口拦水，一扒一拦，几乎打起架来。大跃进以来，人們越来越感到規模小，单

一經營农业的合作社与生产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了，社与社之間自动的組織协作，兴修水利，建立工厂。一九五八年六、七月間农业社就办起了食堂，要求并大社的申請书堆滿了乡党委会的屋子。这时，嶧崂山、七里营人民公社誕生的消息傳来了，人們奔走相告，欢欣鼓舞，积极要求建立人民公社，特別是毛主席視察了河南、山东，指示“还是办人民公社好”后，四十四个高級农业社很快地合并建成了“双八”人民公社。在公社成立的大会上，七十三岁的老人楊明誠激动地說：“公社人多力量大，水、旱災害再不怕；我白天想，黑夜盼，啥时候能治服水、涝、旱災，季季保丰收呢？这一下子可有門了。”从这里可以看出，人民公社建立是广大羣众的早日愿望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們，有什么理由說人民公社“搞快了”“搞糟了”呢？这只能說明他們是和人民和社会主义作对立。

井渠并用，旱涝低头

人民公社一建立就光芒四射；大放異彩，連續获得了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大丰收。一九五八年在秋季遭受涝災的情况下，全年粮食亩产还达四百五十斤，比一九五七年亩产二百八十斤增产百分之六十五点五九；一九五九年小麦亩产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十三点三，特别是入夏以来干旱缺雨，比一

九四二年的旱情还严重，但公社化后的人们，兴修了大批水利工程，引用黄河水、井水、塘水，适时地灌溉了秋田，又夺取了秋季丰收，已收的一万零一百多亩高粱，亩产三百二十斤，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五十，晚秋比任何一年都生长旺盛，丰收在望，估计今年的粮食产量比一九五八年的产量增长百分之三十左右。公社化后，为什么能在这样严重的旱涝灾害威胁下获得农业丰收呢？这还要从兴修水利说起。

人民公社在战胜旱、涝灾害中，充分显示了它“一大二公”的优越性。公社一成立，就碰上了阴雨，一连下了十来天，堤南晚秋普遍积水。公社抽出一万五千多名社员，挖了大大小小的排水沟二十多条，把积水迅速地排除了；但是原道口和丁楼那片一千三百多亩洼地又积水了，石王庄队的社员们不再是堵口，而是同道口、丁楼队的三百多名社员一道苦战一夜，挖了一条二里多长的排水沟，积水没过一天就排到包何，挽救了被淹庄稼。这事除了人民公社，过去是做不到的，所以劳动模范耿玉祥说：“过去为了放水我扒你堵，吵嘴打架，现在你帮我，我帮你挖沟排水，真是公社救了这片庄稼的命呀！”

为了彻底战胜旱、涝灾害的威胁，公社党委根据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统一使用的特点，抽调技术水员组成了水利规划队，在专、县水利技术人员的帮助下，勘察了全社地形，作出了“井渠双保险”的治水用水规

划。按照地形水源，规划了引黄灌溉的沟渠路线；为了在黄河枯水季节也能适时灌溉和减少涝灾的威胁，又决定继续挖地下水，拦地面水，确定了井、塘位置。这一规划拿到群众中讨论之后，产生了无穷的力量，十多万张大字报表示了根治旱、涝的决心，并提了两万多条合理化建议，很多宝贵意见被采纳了，三次修改了治水规划。接着，公社党委就抽调一万二千多名男女劳力，组成了征服自然的“野战兵团”，带着粮草，背着行李，在工地安营扎寨，日夜奋战。寒冬季节日人们在“地冻三尺，雪下一丈，战胜严寒，不当败将”的战斗口号下，春节期间也没有离开工地。同时，公社组织的两千多名后勤队伍，从后方源源不断的运来了油、盐、柴、米；公社卫生员和水利大军并肩作战；社办工业为治水大军一批一批地送来了轻巧伶俐的水利工具，不是人民公社，谁有力量组织这场大规模的征服自然的大战啊？经过了四十多个日夜的苦干、巧干，修渠打井，增挖坑塘，扩大了灌溉面积，确保了麦季丰收。麦收后，为了抗旱保丰收，又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征服旱灾的战斗，公社从各个队，又抽调七千多名精壮劳力，组织了大兵团作战，队与队、组与组展开了竞赛，社员与社员你追我赶，兴修了大批水利工程。一年来修建了干渠两条，支渠六十七条，斗渠一百七十七条，农、毛渠一千七百一十八条。为了控制河水，又抽调技术员组成了建闸工程队，公社砖

瓦礫場，一窖又一窖地燒出了優質磚，公社培養的技術員作出了精確的工程設計，又統一購買了洋灰，在很短的時間里就修建了大、小不同的水閘二十一座。在高出平地兩丈多高的河灘里，也修建了引黃干渠，安裝一部七十五匹馬力的抽水機，原來吃水都很困難的枯河灘，如今居然可以引用黃水灌溉田苗。為了全部實現自流化，正在開挖一條十七個流量的大干渠。這些水利工程，在向干旱鬥爭中，發揮了巨大的威力，黃河水順着渠道滾滾流入秋田。

人民公社在等價交換的原則下，公社黨委從自流灌溉區抽調二百五十部鉄木水車和八部動力機械，社辦機械修配廠趕制了一百七十五部木制水車，支援了非自流灌溉區。水井、塘邊的水車、抽水機和煤氣機日夜轉動。青年人對水笑着唱着，老年人流出了激動的眼淚，五十多歲的老人王學思感動地說：“要不是毛主席，要不是人民公社，誰能在這五黃六月的大旱天，引來黃水澆地呢？”全社的九萬七千多亩秋苗普澆了一遍，並有六萬三千五百多亩澆了兩遍。水利化的實現，不僅戰勝了旱災，而且在改良土壤中，也起了十分顯著的作用。一萬三千亩荒蕪坡地，經過黃河水洗刷，秋庄稼長的特別旺盛。

公社化後，僅僅一年的時間，卻做了二百八十八萬土方的水利工程，比解放後九年修建的水利工程土方還大兩倍半，更勝過解放前几千年興辦水利工程的總

和。現在，引黃渠道象血管一樣縱橫交錯；井塘工程星羅棋布，溝渠互通，井塘相連，旱能澆，澇能排。全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可以適時灌溉，一次降雨三百公厘也不致成災。那種十天不下雨的就旱，蛤蟆尿一泡就淹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。那些悲慘的舊歌謠再也聽不到了！新歌謠又在羣眾中流傳開來。如社員編唱着：公社力量大，一年水利化，天旱有水澆，澇了有辦法，黃水能洗碱，長出好莊稼，碱坡變富坡，大家笑哈哈。

“鐵牛”遍地跑，煙囪“白雲”飄

人民公社的建立，為農村機械化、工業化开辟了廣闊的道路。公社建立才一年，可是已向機械化和工業化大大地邁進了一步。在剛剛收過的早秋茬子地里，拖拉機帶着五鐮犁、三鐮犁，縱橫奔馳，隨着機器的轟鳴聲，翻起了一塊又一塊的茬子地；工廠里的機器聲與拖拉機的吼叫聲，遙相呼應，一個個的煙囪，吐出“白雲”似的煙氣，僻靜的農村，到處可以聽到機器的響聲，這是人民公社化後農村新景象。羣眾為它唱出了這樣的贊歌：“工廠機器隆隆响，拖拉機兩眼放紅光；黑夜白天生產忙，如今農村變了樣。”的確是這樣。公社化帶來了農業特大豐收，擴大了公共積累，加速了機械化的發展，兩機械化的開端又促進了農業

生产的发展。这个公社，用公共积累先后购买了四台拖拉机、两部播种机、四部中耕机、一部耨草机、五部拖車，建立了自己的拖拉机站。一年来，拖拉机耕地六万五千五百多亩，代替了二千多名劳力和三千多头畜力的劳动。从一九五九年收获的小麦来看，由于拖拉机耕的深，耕的匀，比一般深犁的增产百分之二十左右。特别给那些地多、人少的大队，带来了更多的好处。赵庄大队地多劳力少，历年都没有按季节播种过小麦。合作化后情况虽有好轉，但还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与外队相比，播种总要晚六、七天，甚至十来天，小麦产量一直赶不上外队。一九五八年秋播时，公社派来了两部拖拉机，犁耙了一千三百多亩地，深耕一尺一寸，耙的又細又匀，大队騰出劳畜力集中深翻了其余的秋地，使这个队第一次的适时地播种了小麦。全队三千二百亩小麦，平均亩产一百七十二斤，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产三成。因此，党支部书记司誠忠說：“多亏公社派来了拖拉机，要不，咋着也难按时播种，获得丰收。”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，看到拖拉机耕地后，激动地半夜睡不着觉，他又起床找人写了这样一张大字报：“鉄牛犁地真动人，又深又快又平稳；圆盘耙耙地快又細，播种机撒种好又匀；如今建了大公社，老头我越活越有勁，永远跟着毛主席，老勁献給新农村。”这是千万农民內心的声音！因为拖拉机耕地深，在改良土壤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。公

社为了彻底改良碱坡的土壤，除使用河水洗碱，挑沟深翻的办法以外，又派来了拖拉机深耕。去年耕的五千多亩麦地，深一尺二寸，把几千年来适合庄稼生长的地下淤土翻了上来，从试验的结果看，比一般碱地的小麦增产百分之五至十，这就给大规模地改良土壤，找出了一条新的途径。一九五九年春季，公社又派出拖拉机，在千年的荒碱坡里，开垦了四千多亩废地。有的种上了苜蓿，有的种上了紫穗槐，还有的种上了碱谷和稗子，为公社增加了很大一笔收入。居住在老碱坡的农民们，看到了水利化和拖拉机耕地以后，觉得更有奔头了，干劲也更大了。饱受苦难的李堤口村四十多岁的社员刘学善，编出了这样一首顺口溜：“黄河水哗啦啦，拖拉机噶噶噶，深犁一尺二，碱土往下压，黄水洗去碱，长出好庄稼，碱坡翻了身，多亏公社化。”除了这些农业机械之外，公社还用公共积累，先后购买了三百九十七点五匹马力的动力抽水机械，其中有煤气机十部、锅驼机一部、抽水机一部、汽油机二部、柴油机一部。这些动力抽水机械，在一九五九年的抗旱保丰收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浇地三万四千二百多亩，不仅节省了约五千名人力和一千头畜力，同时加快了浇地进度，保证了农作物的适时灌溉。“八一”农业试验场里有二百亩不能自流灌溉的岗地，如果用人和铁木水车抽水灌溉，需要四天才能浇一遍，调来一部煤气机后，一天一夜浇地四十亩，加

上人力和水車提水灌溉，兩天就澆一遍。

隨着公共積累的增加，社辦工業象雨後春筍似地發展起來。在農業合作社時，生產日益發展，越來越感到需要辦一批小型工廠，當時也試圖解決這個問題，但因資金、技術力量不足等等原因，發展很慢；公社建立後，就從各個大隊抽調出二百一十六名技術人員，辦起了一批工廠，原來從事農業生產的熬硝、做鹼能手，被調到了化工廠，鐵匠、木匠和一些制農具的能手，調到了農業機械修配廠，各行各業有一技之長的技术人員，從事了各種工業生產。一年來，全社已辦起來大大小小的工廠一百一十五個，有規模較大的半自動化生產的機械廠、造紙廠、化工廠、面粉廠，也有規模較小的手工生產的修配廠、火硝廠、化肥廠、農副產品加工廠、水泥廠、磚、瓦窯廠等等，已形成一支包括二千四百多名職工的工業產業軍。公社化後的一年間，工業總產值達五百三十多萬元，占公社全年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。社、隊工業主要是為農業生產和滿足社員生活需要服務的。一年來，為農業生產土化肥二千六百多萬斤，每畝平均合二百五十斤，施了土化肥的小麥和大秋，比不施土化肥的增產了百分之十至十五；提供了一百八十六萬斤土農藥，在治蟲中起了很大作用；在同一期間，為農業提供了十一萬一千多件農具，生產各種機械二百九十四件，並配製了大批農業機械和抽水機械的零件，就是比較複雜

的汽車和柴油機上的汽油嘴，拖拉機上的打風輪，雙型轉盤輪也能仿制。保證了各種機械的正常運轉，作到了小修不出隊，大修不出社。六月份一部三十六匹馬力的拖拉機缺個打風輪而停駛了，經過機械廠老工人和“土專家”的共同鉅研，終於仿制成功了，大大加快了當時耕地速度。在一九五九年的拉旱運動中，社、隊工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，生產了二百多部鐵、木水車，修配了三百多部水車和八部動力機械，並供應抗旱大軍三千多把鐵鍬。組織四個修配組，深入工地，工具壞了及時修配，保證了拉旱大軍都有銳利的武器。另一方面，社、隊工業也支援了國家大工業的發展。一年來，出售給國家的化工產品有十一種，如火硝、硝酸鉀、硫酸鉀等等共六百六十多萬斤，價值一百一十多萬元。現在僅僅社辦工業一項，每月就可以為公社提供六千多元的純利潤，公社所有制部分將得到更快更多地增長。

地盡其利，人盡其才

公社建立後，統一規劃了各種作物種植區，並根據勞力專長，組織了長期的和臨時性的各種專業隊，進一步發揮了土地潛力和勞動潛力。

在農業社時，也進行了因地制宜地種植，但由於規模小，因地種植還有一定的局限性。公社化後，根

据土质、水利条件，将全社十多万亩土地进行了统一规划，黄河大堤以南的道口东村、黄楼、张宋庄等队多为淤地、两合土、青沙地，划为小麦、玉米、谷子、棉花区；紧靠黄河大堤以南的刘口、李堤口、崔楼、朱楼队多为低洼盐碱地，划为水稻、高粱区；黄河滩里的西刘、张彭庄、郭刘庄等队系高岗沙地，划为花生、红薯区。这样，就充分发挥了土地潜力，产量大大提高。西刘庄生产大队七千一百亩土地中，除一千五百亩青沙地，宜于种植粮食作物外，其余均为虚沙、飞沙地，适宜种植油料作物。而在合作化时，为了需要不得不在沙地里种些粮食作物，产量较低。张彭庄生产队，一九五七年在飞沙地种了二十三亩谷子，长的象丁香似的，亩产平均只合一百四十斤，与在青沙地种的谷子对比，每亩少收三百四十五斤，减少收入八千多斤。公社化后，全队一千多亩青沙地，种上了高粱、谷子、玉米，普遍获得丰收，平均单产比一九五八年增产四、五成；五千多亩飞沙虚沙地种的红薯，每棵都在二斤左右，种的花生，棵棵果实累累。七十二岁的社员陈士云高兴地编了这样一首快板：“人民公社化，啥地能种啥，产量大增加，心里笑开花。”紧靠黄河大堤南边的刘口、李堤口一带的三万多亩盐碱地中，有一万多亩是几年来没种过庄稼的“不毛之地”，公社化后，引来了黄水，改种了水稻，生长良好。广大社员无不喜笑颜开，他们传诵着“人民公社

放光芒，千年薄碱把身翻，清清黃水澆田地，遍地金黃稻米香。”由于人民公社的建立，本着互利互社的原則，彻底消灭了过去在私有制度下造成的插花地和远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社彼此調換插花地和远地达二万三千四百五十亩。这对便于耕作，因地种植發揮土地潛力起着很大的作用。刘口大队的九千一百亩土地，十华里以外的就有七百四十四亩。过去因路远，耕种管理困难，每亩年产量不过百十斤。第七队有八亩地在十多里外的常楼生产队，而常楼也有五亩地在第七生产队，一九五七年第七队用三轡牲口，三天才犁八亩地，种的高粱因施肥少，管理差，每亩只合八十多斤；而常楼队座落在第七队的五亩玉米，亩产也只合一百多斤。社員們說：“干活沒有跑路多，收粮沒有費工多。”公社化后，彼此进行了調整，耕地均在三里以內，作到了深耕細作，因地种植，在今年干旱的情况下，均获得大丰收。原属常楼队的五亩地調給第七队后种了高粱，亩产达三百八十斤；原属第七队的八亩地調給常插队后种上了玉米，亩产五百二十斤。社員愉快地称贊道：“插花地換整齐，生产多便利，耕作省時間，又快又省力，增水又增肥，廢地变肥地，公社实在好，便千好管理。”

公社化后，不仅作到因地种植，而且比农业社时更为合理地利用了劳力，进一步作到了因才使用，促进了各項生产的更大发展。公社建立后，就将具有各